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黄琮

謄録貢生臣黄道照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八年十有二月按是月癸丑朔甲寅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趙鼎充醴泉觀使免奉朝請從所請也

中衛大夫貴州防禦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右軍統制杜琳降橫行遥郡一官琳擅遣士卒過淮採薪為敵人掩執以去韓世忠劾之故有是命

乙卯左朝奉大夫主管洪州玉隆觀馮檝守宗正少卿假徽猷閣待制爲國信計議副使檝既罷歸行至鎮江復召檝入對奏疏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經有權顧所遇如何耳遇經事而可以守常則何以權爲遭變事而斷於有濟烏可捨權而不用焉國家自靖康以來敵人南侵二聖北狩族屬臣民隨寓沙漠宗廟陵寢遥居僞境繼而太上皇帝訃至梓宫未還豈獨陛下羹墻之念造次不忘凡百臣子孰不痛憤昨緣朝廷遣使請上皇

梓宮使還道敵人講和之言從而應之往返通好竊聞比有許還地歸梓宮之報然索禮太髙朝廷未有所處使人躊躇境上而稽於過界道途之議皆云士大夫有不可屈之言諸大將有君辱則臣辱之説咸欲奉兵以示威臣恐此聲若出萬一有妨和議則機會何時可復得耶使金人無還地歸梓宮之意固不敢自屈以奉彼如或有之是陛下之屈廼爲父母兄弟宗廟陵寢祖宗境土族屬臣民而屈耳爲父母兄弟宗廟陵寢是屈而

行孝弟也爲祖宗境土族屬臣民是屈而施仁慈也陛下少降其禮而能返父母兄弟族屬臣民於舊都還祖宗境土於版籍復宗廟陵寢於邦内一舉而兼備孝弟仁慈之四德自古帝王之用心何以加於此乎然所謂屈者豈真我辱哉循斯須之權耳廼伸之階也會稽之役勾踐屈於吳王卒能破吳鴻門之會高祖屈於項羽卒能興漢然則兹屈也非所以爲伸歟假如諸大將不許陛下降禮以就之自非同心恊謀一戎衣可以空敵庭

然後上皇梓宮可還太母淵聖鑾輿可復族屬臣民可返宗廟陵寢可安臣恐敵廷未易遽空也借能空之兩國又須交兵殘害億萬生靈之性命而後底定豈若不血一刃而遂如所欲乎臣願陛下毋惑士大夫之言毋徇諸將之議斷自淵衷度利多害少則行之儻陛下俄頃少降萬乘之尊果得金人草心歸上皇之梓宮還太母淵聖之鑾駕返我族屬臣民復我故疆境土則是陛下於十有餘年渺茫懷想之中一日之間母子兄弟復

得相見宗廟陵寢復得奉祀族屬臣民復得綏睦臣謂累世南面之樂未有如陛下今日之樂也臣所以不避忌諱而妄爲陛下陳之雖然自古和不能獨成有威然後能成其和和而有威其和乃固如專任和而廢威使彼以信來夫復何疑其或繼之以詐將何以待之哉臣願陛下諭使人篤於講和勅將帥嚴於修備責效於使人歸功於將帥降禮以成和議嚴備以固和好如是則有萬全之功無不測之患矣上覧疏即日除檝故官與

王倫偕見使人議事

丙辰詔曰朕以眇躬撫兹艱運越自初載痛二帝之蒙塵故兹累年每卑辭而遣使不難屈已徒以爲親雖悉意於經營終未得其要領昨者驚傳諱問恭請梓宫彼方以講好而來此固當度宜而應朕念陵寢在遠梓宫未還傷宗族之流離哀軍民之重困深惟所處務適厥中既朝慮而夕思又廣詢而博訪言或同異正在兼收事有從來固非創議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職在樞機之

屬分乖廉陛之儀遽上封章肆為兇悖初投匭而未出
已騰藁而四傳導倡陵犯之風陰懷刼持之計儻誠心
於體國但合輸忠惟專意於取名故玆眩衆閱其淺慮
告爾多方勿惑胥動之浮言赓圖可久之大計時秦檜
恐言者不已故白上下此詔以戒諭之　檢校少傅慶
遠軍節度使郭仲荀提舉醴泉觀仲荀既入見遂有是
命　尚書戶部員外郎錢觀復罷殿中侍御史鄭剛中
言觀復性資陰狠臺章頃數論其短執政庇而留之劉

大中喪子觀復隨其柩宿於城外廉耻不立故絀之

丁巳太府少卿耿自求直顯謨閣知常州　軍器監丞

李若虛守尚書户部員外郎　直徽猷閣提舉華州雲

臺觀汪召嗣知撫州

戊午秦檜奏大金使名未正乞令人與計議改江南為

宋詔諭為國信如不受封册不遣泛使皆當先事言之

上曰朕受祖宗二百年基業為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

肯受其封册兼畫疆之後兩國各自守境每事不相關

涉惟正旦生辰遣使之外非時不許往來朕計已定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李綱言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宫往返屡矣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乃以江南詔諭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毁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

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説也
至去年春兩宫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宫亟往遄返初
不得其要約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宫爲指而金使之
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
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語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
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敵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
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
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有約束欲陛下奉藩

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税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

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者而從之　試尚書禮部侍郎曾開充寶文閣待制知婺州先是秦檜嘗因語和議事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説安危止合論存亡爾檜

矍然驚其言而罷遂命出守開辭改提舉江州太平觀

左奉議郎林待聘試太府少卿　進士顔師與特補右廸功郎師與卓兄也上以真卿故官卓等三人卓遄死故改命焉　故左中大夫李回再復資政殿學士以其妻郭氏訟劉大中挾情報怨也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回嘗受張邦昌僞命爲執政今來恩命竊恐公議紛然不允詔劉大中所劾無寔盡還職名依條與恩澤其從僞一節候與范宗尹謝克家别取旨秦檜

恨二人不已故因事及之

己未吏部尚書李光參知政事秦檜與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議初成將揭榜欲藉光名以鎮壓耳上意亦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上乃許之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上疏以振紀綱辨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事爲獻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先是有詔觀文殿學士孟庾提舉萬壽觀赴行在如淵入對論庾已試罔功難以更加器使上曰朕

蓋欲遣庚奉使上又厲聲曰在朝莫更有小人如淵曰如趙鼎爲相隳盡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使盡姦計乃以和議不合責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亦竊朝廷美職善罷去上曰卿如何不論如淵曰今士論見孟庚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庚一人以正今日公論其他一一容臣爲陛下别白之上色稍解翌日以庚知嚴州孟庚初召及除日歷全不見據如淵退朝録云爾今因如淵上殿附書之以事考之必在劉大中未落職之前大中落職在癸亥去

此四日事亦相近也

癸亥秦檜奏呂本中行趙鼎修哲宗史成遷特進詞云謂合奉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鼎爲首相於議和通使未嘗不僉同議論令命詞如此皆鼎風旨欲窺伺和議之不成爲脫身之計上因諭已酉年金人南下之時鼎爲臺臣尚欲與金人畫江爲界當時傳言金國遣使來遂留鼎於四明接伴既而盧仲等自軍中竄來非金使也鼎追見朕於章安鎮當時豈以議和爲非此事

張守備見今守赴江西大帥去尚未還卿可遣書問之檜曰便可録此聖語付史館按日歴又云臣檜等退竊歎上明智照臨洞見臣下反覆之態豈欺我哉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劉大中落職以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再論其不孝也制曰含齒之類共知篤於愛親垂髫之童莫不羞稱不孝豈有居儀刑之重任爲名教之罪人民罔具瞻朕有逸罰大中頃由過聽擢在要津猥以小才遂當大用忘所生之天屬視厥父如路人爨烟不同寢疾弗問事皆有狀聞者

寒心人誰無親戚所切齒其詞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劉一止所作也　尚書駕部員外郎王居修罷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論居修緣大臣姻故遽叨郎選故黜之　布衣姚舉上書詔賜束帛

甲子詔太府寺丞莫將所上封事通曉世務議論可采令閤門引見上殿將之書曰臣竊見近者金使求聘且許交河南地界還梓宫歸東朝淵聖皇族議者雜然益以爲詐已而見行人過索禮儀又肆臆度之説何衆人

之難曉一至是乎且夙夜以思天之所以純佑陛下無過此舉深慮臆度之說少眩聖意陛下惜一日之屈而隳其初心臣聞中原擾攘無甚於晉方十六國之長雄於中原其相吞滅者皆其族耳苻堅一舉而敗於合肥李靖謂非謝元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葢時爲慕容垂所陷也由是言之紛紛者之論謂養吾兵威一舉而足以滅敵者亦不通乎古今之說也孟子曰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畏天者也陛下以太王之心行勾踐之策達孝

於父母致恭於兄弟敦睦於九族一舉而悉如吾志此天相陛下之明驗也臣聞興師十萬則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此危道也今日之議成雖未可以去兵而亦可以少休兵矣夫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内是謂必潰此今日四川之事大可慮也今日之議成則兵之戍於外者可以移於近兵之冗於食者可以汰而減興農桑而省饋餉俾四方萬里舉無科抑怵惕之勞顧不可乎今關市重斂商賈不通財貨彫

虛錢寶空乏公私掃地赤立之際也今日之議成費可漸積商可漸通錢可漸增變警擾之習爲阜民歸遷徙之勞爲永業俾城郭郊野舉有還定之安顧不可乎是四事者至易曉也而紛紛之説猶不喻焉蓋亦未之思耳或者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卑辭而益幣者進也臣應之曰陛下遣使以和請敵以和應非無約而請也使人之來倘徉境上舉止甚高言辭傾倨非卑辭也敵以和應出於實矣在我所以自治而待之者何如耳非

譎奇無以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臣於此多有說焉使獲奉清閑之燕以畢其説非特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乙丑詔紹興府南班不帶遥郡宗室十八員歲撥上供米五百斛令同判大宗正事士㒟均給之以士㒟言宗室俸薄者不足於糴故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錢伯言卒于嚴州

丙寅資政殿學士新知潭州王庶落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時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論庶之罪以爲薦用非人

屢遭繳駁而歸罪後省驕蹇自恣不下堂廉而倨見從官傾耳側足惟幸王倫不還和議不成使人及境而色大沮於是始有求去之請也庶本趙鼎所薦方劉大中之去庶已不安鼎之將去庶愈不安變詐百出營救萬方謂鼎不逐朝臣爲不成宰相手段文結張戒一日曰此子不了得一事及其去也乃敢冒言以和議不合責直而去伏望重行竄削以明庶欺君罔上愚弄天下之罪制曰庶大言以惑衆小智以飾姦既陳立異之辭旋

有壞成之意倘謂和戎之非策則雖執義以何慚乃因
知己之莫由遂欲脱身而邀譽第務死黨寧知有君其
詞亦劉一止所作也　尚書考功員外郎李彌正禮部
員外郎髙閌並罷御史論彌正閌與修神宗實録元豐
之法元祐之政固二事也范冲以元祐史臣之後而謄
論撰之職則雖曰盡公終亦致疑此趙鼎之失也厥書
既成閱日已久縱有得失後之作史者尚得而去取之
必建重修之議此張浚之過也彌正舊校勘官閌爲史

官本非所長者也至趙鼎再相彌正乃以前日之罷爲不易逢之機閱以前日之舉爲不得已之事誕謾反覆以儒濟姦伏望特行罷黜以戒在位故二人並罷（日歷直作）

臣寮上言而有謹按字忍是鄭剛中疏　樞密院編修官趙雍上書曰臣伏見金使到闕朝見之禮彌旬未決宰執臺諫定長久之策未得其中意者陛下以梓宮未還母兄在遠急於迎見或欲少抑禮節以全大倫此宜羣臣庶民仰體聖意克贊孝心何苦立爲異論然中外定分誠不可亂其

禮且金人之禍十五年矣始者我不習兵望風犇潰其後民心銜痛願雪國恥淮上屢勝金有懼我死戰之師是以去春哭我以上皇之喪今歲示我以豫賊之廢使我遭國凶訃則宅憂而弛征伐喜廢豫賊則釋怨而望和好皆彼淺近陋隘之術而大臣不能洞照其姦猥相與從事於遣使彼得以怠我之事我無以乘彼之隙王倫一行使旨屢變反令邀求將見名位紊亂冠履易置天傾地覆莫甚於此名號一屈尚可望號令海縣責備

臣節休息盜賊固結人心哉况金人肆禍亘古無比我乃憑一介之使忘千百年無窮之耻更欲自屈不知其可也周赧王時秦強楚弱楚頃和秦約之武關比其至也閉關奪之使効藩臣之禮居三年懷王發病卒秦歸其喪太子畏秦復娶秦女以和先臣司馬光曰秦之不道也殺其父而刼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昏其讎彼之紿我以渺茫之梓宮刼我以難從之稱號母兄未見乃先事讎均之二策孰爲得失乎天子之孝與臣庶

不同報難報之恨雪難雪之耻精變天地誠動金石震
國威立法制為匹夫匹婦復讎而朝四夷於明堂此陛
下之職而羣公所當盡心也若膝一屈則禮經掃地拜
恩不暇一歲遣使再歲遣使三歲遣使國力大弊所議
無期費歲月殫財計失人心我之九廟盡在臣妾當是
之時陛下雖欲長侍母兄度可如意乎為今日之計當
以講和為中國一事不必張皇委宰相平見使者遣使
臣再議直俟梓宫已還母兄相見然後徐議稱號折中

典禮南北兄弟自有故事願陛下少抑一身孝愛之情俯循天下至正之論臣不勝甚幸雍所上疏未得本月日且附此或移附金使入覲之前

丁夘左宣教郎王揚英爲太常博士揚英丹陽人獻所著黼扆箴十二篇上召對而有是命

戊辰國信計議使王倫言金使作詔諭江南四字名目不正秦檜曰須是見得國書恐封册事非便上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册日歷大臣秦檜奏曰陛下堅守此兩

句臣謹按不受封册上兩嘗宣諭豈待檜言之日歷成於秦熺之手其意欲逃責於後世而妄為此說爾今不取

倫又言胡銓上書首欲誅臣乞正鼎鑊之罪以弭煩言詔倫無罪可待

己巳王倫馮檝同班入對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差胡邦用知靖州上曰郡守牧民之官亦藩屏所寄當自朝廷選差若皆由將帥辟置非臂指之勢也

庚午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入對先是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權主管步軍司公事

韓世良至都堂見秦檜曰以主上受金書欲行屈己之禮萬一軍民洶洶將若之何退至御史臺以其副上如淵且言今三大將在外它日見責以爾等爲宿衛之臣乃令上行此禮不知何詞以對如淵告以諸公不須爾他日第令計議使取國書納入禁中必不行其他禮數沂中等以手加額曰若得如此天下萬幸如淵具以其言入奏且言今日和議實陛下以徽宗顯肅皇后梓宫與母兄之重在人國中宸心朝夕不遑寧處遂遣王倫

奉使請和今日金人既遣報使賫書而來儻若不受必至歸曲于我一日興師彼則有辭此和議固不可壞而禮文之間動輙過當若不度利害勉而從之則堂堂中國一旦遂爲敵人屈已如臣管見必遣王倫與使人反復商議取得敵書納入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矣上曰果如此即無以加俟以此而付之此並據如淵退朝録修入如淵所記又曰如淵請對條取敵書之策曰昨日三衙楊沂中韓世良解潛來見臣云其等昨詣都堂覆宰執説聞官家受敵書必欲行屈已之禮萬一軍民洶洶即其等彈壓不得有一劉子今将副本來呈中丞此亦非其等生事蓋縁

有大底三箇在外它日問其等云爾等爲宿衛之臣如何却使官家行此禮數不知使其等如何辭對其所説大底三箇蓋謂韓世忠張浚岳飛也此言雖似挾持然亦此事涉大利害誠不可輕議臣告以諸公不須如此他日只是令王倫取敵書納入禁中必不行其他禮數三人者以手加額曰若得如此天下萬幸臣所見惟是令倫早開諭使人取得敵書納入最爲良策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邉郡如楚泗通泰滁濠江鄂以至荆襄關峽之地不過二千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餘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勑賜金之事可行矣從之熊克

小歷繫之庚午蓋付出之日也

辛未參知政事李光言諸路月樁最為民間重害而江東西為甚元降指揮許取撥應干上供封樁諸司幷州縣等不以有無拘礙上供經制酒稅課利及漕司移用等錢樁辦如此州縣尚自應辦不足今江南路漕司徃將移用等錢於逐州主管司專委通判拘收不許取撥致民不堪命欲下諸路應月樁錢許將諸色錢樁辦如有餘方許漕司拘收庶幾壠畝之民不致失業光又

奏今日急務莫切於理財之政有避其名而因失其實者有無其實而徒存其名者者未易概舉姑論其大者二事常平之法本出於漢耿壽昌今州縣錢穀有屬常平司者名色非一悉總於户部右曹今乃以王安石之故而廢之既使香鹽司兼領又别差主管官一員有司莫知適從錢穀因致失陷發運使本以總六路財計以漕輓中都饋餉爲職兵興以來既無輸轉今乃以糴買事委之其本錢無慮五六百萬緡皆從朝廷給降此國用

所以益害也望罷常平主管官依舊令香鹽司兼領罷發運司其糴買經制等事令户部侍郎專領庶幾名正而事成官省而職舉秦檜進呈上曰月椿事朕數為趙鼎言之鼎不以爲意常平司當復置三省可條具取旨

癸酉秘書省著作郎胡珵尚書司勲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朱松秘書省著作佐郎張廣凌景夏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常明范如圭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者上皇訃聞陛下方宅大憂天下受其辱矣今者

聞諸道路口語籍籍審如此是将辱在陛下之身臣等得其死爲有名之時也人誰無死爲君父死之爲有宋宗社死之爲古今臣子忠孝大訓死之豈爲無名乎或難臣者曰彼将歸我淵聖皇帝歸我天枝之族屬歸我中原之故地重質以要我大義以動我是國人顒顒望之十年而未致者曾無亡矢遺鏃之費一朝而獲雖使主上爲是一稽顙屈膝焉宜無所愛也豈與夫新垣衍帝秦倉猝之謀張儀押闔之論同日道哉臣曰固也昔

者劉項相持滎陽成臯之間嘗置太公俎上約高祖降矣爲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屈則分羮之語不敢出諸口而天下亦非劉氏有矣唯高祖不信不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而上下戮力焉故至於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而割鴻溝東西之約自至太公吕后自歸故敵不至於窮蹙敗亡之廹而與我連和者古無有也臣聞四太子者方據汴都晏然撫有中原之民闗輔淮楚之備未始一日徹而戍卒各不下數萬未有可

圖之釁彼亦何憂何恐而一旦無故與我連和帖然若是何爲也哉顧易曉爾彼狃夫薦食之威動則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喜爲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蓄銳俟時而事有不可測知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中國民力日就困竭而敵使之至無已時蓋坐弊敵國疲於奔命無出此計者不憚一費而獲永寧猶之可也今年秋如是矣冬又如是矣明年又如是子産之言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幾千人而國不亡臣所不

忍聞也殫竭膏血以養驕惰之兵屯戍不用欝其憤憾
緩急則曰講和講和使此輩一旦藉口而召亂將何以
弭其變哉故臣嘗謂秦之衛人金之和使兵家用一勝
百之術也六國不悟衛人割地之無饜故至於社稷不
血食國家不悟敵使講和之得策其禍亦可勝道哉而
況敵人虜詐所從來久時時備禦猶懼或不免也而乃
嗜其甘言信之不惑其料事亦踈矣彼以和之一字得
志於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邉備以竭我

國力以解體我將帥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絶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奈何至今而猶未悟也陛下躬曾閔之行受敵人之侮不過曰使獲伸東朝一日之養於天下是亦足矣遑恤其他信如道路之言則敵人之要我至不遜也至無稽也是坐而約降我也艱難以來彼苟可以毒我者無遺力矣獨欠約降一事爾今不慮而從之且梓宮何在在境已乎母后何在淵聖皇帝何在皆在行已乎中原故地版圖何在在使者所已乎

陛下奈何不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將不慮而從之以萬乘之尊冒險而僥倖彼敵人者茍或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蹂躪以逞將馬避之哉劉豫之監甚未遠也當是時累百王倫何補救敗之際而倫之在金爲功臣矣可得而追戮哉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未必臧乎故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不可不察也臣等疎遠小臣然於行在與備一官司之列坐縻廩粟無以報大賜情廹理極義不愛身

冒干雷霆甘俟斧鉞臣等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如
圭又言臣竊謂徽宗顯肅之靈母后淵聖之意所以眷
眷焉庶幾得歸者以陛下身為皇帝有國有家故也陛
下不顧安危輕身以從讎則我國家將為讎敵所有陛
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梓宫輦輅其將安歸女
真自以於陛下為不共戴天之讎雖陛下未能即日報
復寧不慮陛下他日終為之害乎其所以揚言欲以梓
宫母后淵聖悉歸於我者豈誠然哉是欲以計取陛下

而除己之害爾陛下縱不愛身柰宗廟何柰梓宮皇太后何柰淵聖何今女真之使以詔諭江南爲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以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忿怒豈有聽陛下北面而爲仇敵之臣哉萬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於敵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勿謂屈一己便可以得女真之懽心彼其無厭之求寧有窮已設若擁梓宮而南邀六飛奉迎于境或强吾母后淵聖爲手書以召陛下會于大河之北或欲易吾之將

相去其所惡而用其所愛又欲使其腹心之臣來預吾之政事如監于方伯之國者又欲使吾散遣戍卒之兵平治險隘以利其戎車能從之乎凡此數者一有不從忿怒之兵必不旋踵而至豈如今日痛憤肝膽之際明諭敵使而謝遣之然後詔在廷之臣與守邊之將講明戰守之策日夜飭厲常若臨敵表裏江淮必足以防侵軼之患矣願陛下枕戈嘗膽深思此策而力圖之則梓宮終有山陵之期母后終有東朝之養淵聖終免鴒原

之難陛下終得遂孝悌之心而天下臣子亦得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俯仰無所愧怍與夫忍恥事讎榮辱禍福相去萬萬矣時士大夫皆以和為不可而如圭與王庶曾開户部侍郎李彌遜監察御史方庭實言之尤力彌遜庭實奏疏未得本當訪求增入之

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韓肖胄以舊職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以韓肖胄為大金奉表報謝使光山軍承宣使樞密

副都承旨錢愐副之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統制本路屯駐軍馬賈和仲罷以參知政事李光劾其輕佻妄作也

丙子金國詔諭使尚書右司侍郎張通古明威將軍簽書宣徽院事蕭哲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以左僕射府館之　監察御史施庭臣為侍御史庭臣抗章力贊和議故有是除胡元質成都丁記施庭臣除侍御史入謝自陳在朝無援不自意蒙親擢至此太上曰卿向濤所薦弗以相語耶此與張燾劾孫所云全不同今不取　命下中外

駭愕　詔左朝奉大夫沈該選人陳懋上書可採懋改合入官該令閤門引見上殿以該獻書言和議也　兵部侍郎權吏部尚書張燾言陛下信王倫之虛詞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禮羣臣震懼跼蹐罔措仰惟聖孝通於神明固可使仇敵草心惟我之聽然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乃始可議彼此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爲説意謂割地講和而已凡陛下之所願欲而加於聖心者當是時也在廷之臣莫能正救曽

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乎爲臣如此何以生爲臣是以不避鈇鉞之誅再干天聽伏望陛下俯詢輿情稍寬聖慮毋務欲速緩以圖之天下幸甚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右諫議大夫李誼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請至都堂與宰執議事初如淵既見上陳取敵書之策後數日但聞朝論決欲行屈已之禮軍民時出不平之語聞之有可駭者上自大臣下至百執事朝夕惴惴恐此禮一行或生意外之變闔城百姓有終夕不能寐

者而近甸常潤會稽之間民悉不安於是入奏同誼請對又呼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在法許臺諫見宰執商議否曰有如淵取法視之果然乃入奏即日有旨並許之此據如淵退朝録修入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張通古來時上與秦檜已議定而朝臣猶未僉諧通古要與人主抗禮又欲上面拜金國之詔議未定故通古在館多日未得引見

丁丑詔大金遣使前來止爲畫割陝西河南故地與我講和許還梓宮母兄親族餘無須索慮士民不知妄扇惑令尚書省牓諭　起居郎劉一止試中書舍人司農

寺丞莫將賜同進士出身除起居郎將入對遂有是命
都省翻黄下吏部試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試
吏部侍郎晏敦復言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宫之未
還念兩宫之未復不憚屈己與敵議和夙夜焦勞誠心
懇切孜孜汲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
爾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之臣小大一心無復
異議朝夕進退從容獻納庶幾天聽可回卒不致屈此
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輙敢抗章力賛此議

姑爲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恥數寘定罪殆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綱紀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嗤鄙之矣今庭臣又以此而躋横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腹心惟相阿附變亂是非豈不忝國家之綱紀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右史如淵庭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

平昔奚所不爲陛下奈何遽與此輩斷國論乎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曰小人成羣斯可愠也今如淵庭臣將輩漸已成羣豈國家之福哉伏望睿斷幡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幾少杜羣枉之門天下幸甚至於議和則王倫實爲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所倚以爲腹心而信之如蓍龜者也今其爲言自已二三事之端倪蓋亦可見更爲陛下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愛此身毋輕自屈但務雪耻以思復讎

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其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于我然後徐議所以報之之禮似未晚也如其變詐將復誘我以虛辭則是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勵將士保疆埸自治自強以聽天命以俟天時天時既至何爲不成何求不得伏願陛下少忍而已所謂自強之策豈有甚高難行之論特患陛下不爲而已君臣上下協力一心定爲規模一新庶政安往而不得哉矧我將士浸皆可用比

之往年氣已數倍萬一未能進取以之自守蓋有餘矣釋此不爲甘心卑辱之事臣竊惑之仰惟陛下脫身艱難苦厄之中保有國祚一紀于兹其所恃者不在人心乎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皆已解體儻遂成屈己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陛下戒之重之臣世受國恩身參法從不敢自同衆人是用輙敢盡言夫言而犯雷霆之怒罪固當死不敢救正而使陛下受屈辱之耻罪亦當死所有施庭臣莫將除命更

合取自聖旨指揮一止亦言將丞九列騶綴從班人以為將上書附和議而得之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以臣自為地而不忠乞併臣罷之於是將庭臣皆不敢拜時壽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壽亦自知言切恐得罪遂托疾在告檜使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為直院然亦使途耳公疾平宜早出壽大駭曰果有是言愈不敢出矣壽乃不主和議者若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指哉壽嘗思之

不過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我一受遷官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人矣檜不能奪遂止按張燾行述所載執奏施庭臣等除命事與晏敦復行狀全同而魏掞之讜議以此奏爲燾所作是時燾以兵侍兼權吏書而敦復爲左選侍郎以事考之則二人同上也　是日臺諫官勾龍如淵等再詣都堂議國書事秦檜曰若王倫商量不聽則如之何如淵曰正恐倫未能辦此亦嘗率易入文字請相公參政親見使人與議庶國事早濟李光曰此固不可憚第一至館中遂有如許禮數如淵曰事固如此然視人主之屈則有間矣光

默然遂召國信計議使王倫副使馮檝至都堂如淵語倫曰公爲使人通兩國之好凡事當於敵中反覆論定安有同敵使到此而後議者倫泣且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敵中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它亦激公使了取書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戊寅如淵與李誼入對上曰士大夫但爲身謀向使在明州時朕雖百拜亦不復問矣上辭色俱厲如淵曰今日事勢與在明州時不同誼曰此事莫須召三大将

來與之商議取其穩當乃可上不答久之曰王倫本奉使至此亦持兩端秦檜素主此議今亦來求去去則無害它日金人只來求朕豈來求秦檜二十七日己卯上召倫入對責以取書事是晚倫見使人商議以一二策動之使人惶恐遂許明日上詔宰執就館見使人受國書納入人情始安或曰時欲行此禮宰臣秦檜未有以處因問給事中樓炤炤舉書諒陰三年不言之句以對檜悟於是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即館中受書以歸敵使始

知朝廷有人此聞之王師愈退朝録脩入此並據如淵如淵又言講和之事繫國利害禮文之間所當商搉其如大議葢已素定初不待道塗之言而決也沈該輕儇俗子素無循行近因上書亦嘗召對深慮希進之人迎合聖意自此妄有陳獻秉時猎取官職有紊紀綱爲害不細望賜寢罷先是張燾晏敦復因論施庭臣莫將除命亦言該贓吏不當由冗散召對至是遂寢　尚書右司員外郎范同直寳文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從所請也

已卯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權吏部尚書張燾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炤中書舍人兼資善堂翊善蘇符權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對按此時兵部侍郎吳表臣館伴新除中書舍人劉一止權禮部侍郎尹焞起居郎莫將未上故從官止此上奏曰臣聞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自古人君施設注措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已之事陛下以爲可士大夫不以爲可民庶不以爲可軍士不以爲可如是而求

成臣等竊惑之仰惟陛下獨以爲可者謂梓宮可歸也淵聖可還也母后可復也宗族土地可得也國人不以爲可者謂敵人素多變詐今持虛文以來而梓宮未歸淵聖未還母后未復宗族土地未得何可遽爲卑辱之事此公論也以陛下聖孝固無所不盡然天下公論又不可不從使天誘其衷敵果悔禍惟我之從而梓宮已歸淵聖已還母后已復宗室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尚有可議豈有但信其虛辭一未有所得

而遂欲屈膝以從之乎一屈之後將舉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必可得而我之爲國日朘月削遂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敵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敵帥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爲之不平况肯使陛下不顧羣議斷而行之萬一衆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於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

興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衆情毋遂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納忠朕甚喜士大夫盡忠如此朕必不至爲敵所紿方且熟議若决非詐僞然後可從如不然當拘留其人再遣使審問虛實壽等頓首謝奏壽所草也　新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讀尹焞言臣伏見本朝兵革之禍亘古未聞我國無人致以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絶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

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愛戴國勢可保設若人心輕揺豈至今日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亦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敵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啟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妄中國陛下必爲此議則人心自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

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臣觀陛下所以不顧衆說力求和好者不過謂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人掌握不知敵人之情專尚姦詐敵人之求無有紀極坐竭帑藏歛及百姓感動人心沮喪士氣異時悔之固無及已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方將信仇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欲與陛下抗禮於庭復使陛下北面其

君則是降也非和也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且猶不可況實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或以爲金國内亂懼我襲己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儻或果然尤當訓飭號令申嚴賞罰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爲務時近臣皆入堂以疾固辭新命乃上此疏及移書秦檜言今敵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强我日益怠則中國號令皆從敵出國事廢置皆從敵命侵尋朘削天下有生靈塗炭之憂讒間疑貳將帥有誅戮奪權

之害姦宄生心大勢奈何將見敵人坐收成功相公被天下之責無所歸咎願相公從容榻前力陳大計以謂敵人與我有不戴天之讐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為口實賈怨誨兵自困自斃豈真忍為此議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敵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宫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敵人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

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悌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强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檜得其書已不樂讀至小智孑義之語乃大怒之

庚辰尚書右僕射秦檜見金國人使於其館受國書以歸前一日從官既對上名王倫責其取書事倫見北使張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亦恐遂請明日此據句龍如淵退朝錄或曰時欲行此禮檜未有以處因問給事中直學士

院樓炤炤舉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句以對檜悟於是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受書此據熊克小歷　按以上二條前三日丁丑句龍如淵議國書時已約畧載入此處又為記通古允授國書緣起故複及之通古猶索百官備禮迎其書檜乃命三省樞密院使朝服乘馬導從趙甡之遺史云金人遣張通古來要上北面拜詔朝廷議未定或請列祖宗御容而置金人詔書於其中拜之至於紛紛不定者累日通古索備玉輅迎詔書百官導從至是猶未決秦檜獨主其事坐於待漏院中置玉輅於殿門之外命三省使服銀緋服綠樞密院使服紫腰金魚赴館候使人出則或導或從使人以為百官也日高通古等始出館馳馬入殿門有親事官一人拽馬覊敵使藤杖擊其首傷竟不肯放通古所持詔其詞不遜上皆容忍

之錫賚通古等極厚時上特以皇太后故俯從敵約而檜必欲屈己天下咎之紹興講和錄載金人國書畧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有失從來援立之意於是已行廢黜況興滅國繼絕世聖人所尚可以河南之地俾為主云云今畧擬取附見或削去亦可

中興聖政何俌龜鑑彼秦檜何人也再入相位投置張浚而不之救搖撼趙鼎而不知恤同已和議者用背已言戰者斥戊午集議問之廷臣廷臣以為不可問之將臣將臣以為不可上自宰執下至侍從臺諫內而卿監郎官外而監司郡守皆以為不可王倫妄誘金使移書悖慢且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而吾國含垢茹恥畧不知校澹庵胡公至欲揭檜首於藁街而新州之行志士飲氣他日韓世忠有伏兵洪澤刼金使以壞和之謀晏敦復不以身計誤國有到老愈辣之性竟亦不能以沮成說也范如

圭有曰檜不病狂奈何爲此檜盡亦知所反矣夫以盈庭分議竟不能奪一檜之議者其爲說亦有二焉其一則倡孝悌之說足以動人主之聽其二則立三日思慮之言有以堅人主之心嗟夫秦檜倡和議而藉口于孝悌是以蔡京欲行紹述而借繼志述事之說無異也秦檜欲議之不搖而要君以三日思慮是與安石欲行新法而要君以講學術之說無異也然而天聽俯順羣議莫移蓋亦有說云耳彼諸公之疏謂梓宮不可還而梓宮之還有日矣太后不可復而太后之復有期矣陝西河北之地不可得今可得矣謂敵不足信今可信矣此檜所肆行而無忌憚也孰知尼瑪哈達蘭之姦計哉彼以陝西歸我正所以分吾川蜀之兵力也以河東歸我正所以弊我東南之事力也我以艱難理之彼遲以數年而收拾之猶外府也何其不慮及此耶　呂中大事記建炎之初內有綱外有澤此可為之一機也而汪黃以主和失之紹興之間內有鼎外有浚此又有為之一

機也而秦檜以主和失之失此二機天地之大義不立使我高宗抱終天之痛可勝惜哉蓋嘗大臣任事者張趙朱呂數人惟浚在外鼎在內至公血誠相與扶持此義然浚終始主戰鼎始主戰終主守則鼎之規模已與浚少異若頤浩勝非雖內有平賊之功而外但為避敵之謀則皆不知此義者也大將用命者張劉韓岳數人張浚謂諸大將惟飛世忠可倚大事而二人必欲掃強敵壞和議則真知此義若光世之沉酣酒色不喜恢復每每退屯而俊不受行府之命不與劉錡共功不與世忠同謀但與沂中為腹心以附秦檜之和議而已則皆不知此義者也是則諸臣之不知義者多矣而南渡百年公論獨切齒於一檜者何也蓋汪黃壞之於事勢未定之時而檜壞之於事機垂成之日為可恨也諸公之言和者依違於其間而檜獨斷然為南自南北自北之說也他相或一年或二年或不數月而檜獨相二十年之久也方其入相之初朝士皆動色相賀惟晏敦復曰

之為姦人然向子忞於紹興之初與胡安國論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盡室而歸非大姦能如是乎當時安國猶以為忠其子寅猶以子忞之言為過則檜之奸可以欺賢人君子也如此方檜之初主和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今無相不可行及再主和曰臣恐亦有未便欲望更思慮三日又三日曰臣恐别有未便知上意堅確不移乃乞決和議不許臣下干預則檜之奸足以欺聖主也如此檜雖以和議斷自聖衷而人心公議終不可遏爭之者臺諫則張戒常同方庭實辛次膺侍從則梁汝嘉蘇符樓炤張九成曾開李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郎官則胡埕朱松張廣凌景夏宰執則趙鼎劉大中王庶舊宰執則李綱張浚其他如林季仲范如圭常明許忻潘良貴薛徽言尹焞趙雍王時行連南夫汪應辰樊光遠交言其不可大將岳飛世忠亦深言其非計而胡銓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二疏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人心亦可知矣諸公之議憤激懇切而終

不足以折撦者則有說矣謂梓宮不可還今還矣謂太后不可復今復矣謂陝西河南之地不可得今可得矣謂敵不可信今可信矣此撦之所以能排衆議也然不能復讎雪恥而使吾君抱終天之痛以為孝悌不能自復土宇而乃乞丐於仇讎以立國家此如圭所謂相臣以為忠而不知身陷於大不忠主上以為孝而不知身陷於大不孝樊光遠所謂金人詭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其可信愈甚則其可懼愈甚皆至論也一人之私不能以勝千萬人之公雖撦亦末如之何也

辛巳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今和議已定將遣其使又將遣其使自時厥後歲必再三而使者冠蓋相望於途矣欲望特詔有司檢照近年體例參酌中制將所得

恩例凡使者在館及至界首者比舊減三分之二汴京或燕中者減半直至金國者全破庶幾久而可行詔三省樞密院照會

是月尚書吏部員外郎王次翁試祕書少監日歷無此今以本省題名附入

盧恨蠻王歷階犯嘉州忠鎮寨執寨將茹大猷以歸盧恨乃烏蠻之別種所居高山之後夷人以高爲盧以後爲恨故名焉其地東接馬湖南抵邛部川北接中鎮地方三百里墟落數十天禧以前朝廷歲以酒食

猲勞嘉祐間始入寇遂徙寨於陽山江北以避之紹聖間乞於嘉州博易不許至是遣其徒来忠鎮寨爲漢人所殺蠻益讎恨有判官田二三本新津縣吏也亡命蠻中常惎歷階爲邊患遂舉族入寇轉掠忠鎮十二村民殆盡　鄜延既陷第六將李世輔爲金右副元帥宗弼所喜累遷知同州及敵廢僞齊世輔乃與其徒王世忠領遇等潛謀遣使臣白彥忠等持書抵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使出兵爲外應是冬左監軍薩里干自大同之陝

西見左都監布爾噶蘇議割地事薩里罕每過都邑必須使將吏妻女侍飲世輔忿之比過同州世輔乃偽稱足疾伏兵州廨因犒其從者醉而悉殺之遂縳薩里罕上馬欲以南歸敵騎追及之世輔與親校崔臯托卜忠等數十人決圍而出且戰且前至五交原追騎益衆世輔謂曰廹我急即急殺之矣故敵騎尾而不廹世輔度衆寡不敵乃解薩里罕縳折箭爲誓縱之使去時洛水溢世輔無舟不得渡敵人又會兵斷其歸路世輔遂奔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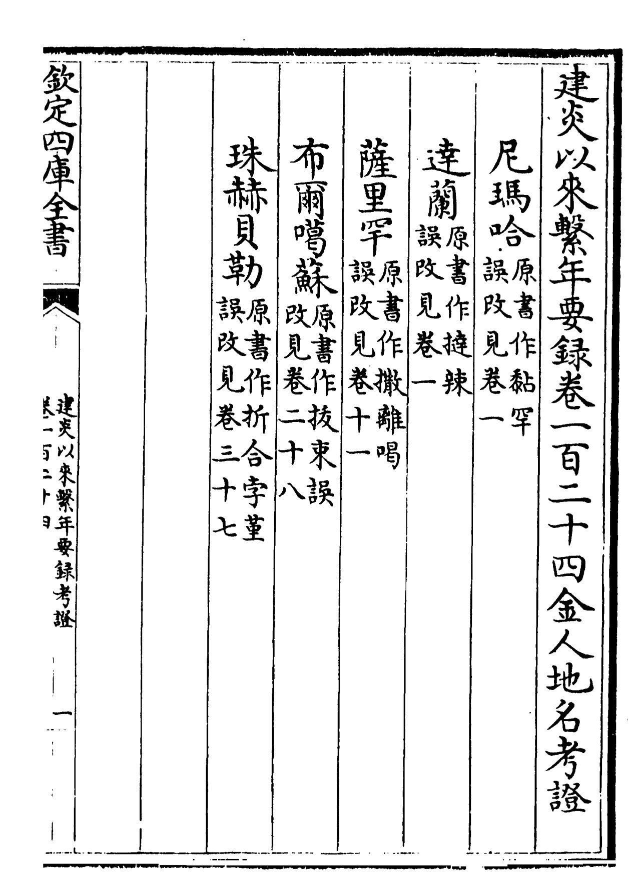
其父同州觀察使永奇及其家百餘人皆爲敵所族世輔清澗人也徐夢莘北盟會編云世輔與知華州王世忠謀歸朝爲其下告變於珠赫貝勒世忠被殺金人西元帥薩里罕來同州謀殺世輔世輔伏兵州廨執薩里罕率兵走半塗薩里罕說世輔曰欲執我何往也世輔曰往江南歸大宋耳薩里罕曰若往江南江南與大金和議大金以河南之地許歸江南江南喜於得地講和必送我歸本國汝則被害矣世輔曰何以爲信薩里罕乃於近體褚衣中取出一文字即金國主密發來退地之文世輔信之遂暫放薩里罕令去世輔出奔爲金人所追且行且戰其下皆盡金人遂殺世輔一家親屬此所云與諸書差不同但夢莘繫今年五月恐太早熊克小歷繫之今秋今從張滙節要附今年冬更須參考世輔行述稱薩里罕召公計事公疑不利於已移疾不往薩里罕怒領兵數百人欲以掩公以張滙

節要考之薩里罕是行因見布爾噶蘇計事非掩世輔而出蓋行述容有潤色也行述又稱世輔與薩里罕折三箭為誓令翼二聖還疆土及毋殺同州之民今不盡載

是歲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潼川府資普州廣安軍創清酒務歲收息錢四十五萬緡舊成都都酒務許人户買撲分認歲課為錢四萬八千餘緡建炎三年額趙開行隔槽法所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紹興元年額及世將改為官監所入又倍自後累益增加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紹興二十五年數而外邑及民户坊場又為三十九萬餘緡

淳熙二年數　於是隅槽之法已壞諸郡漸變為官監而民户坊塲率以三年一榜賣公私俱困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四金人地名考證

尼瑪哈 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

達蘭 原書作撻辣誤改見卷一

薩里罕 原書作撒離喝誤改見卷十一

布爾噶蘇 原書作拔束誤改見卷二十八

珠赫貝勒 原書作折合孛堇誤改見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九年歲次己未金熙宗亶天眷二年時已定都臨安故自此歲首不書上所在春正月

壬午朔詔大金已遣使通和割還故地應官司行移文字務存兩國大體不得輙加詆斥布告中外各令知悉

癸未新除起居郎莫將試司農卿充伴送使 侍御使施庭臣守起居郎庭臣之制有云爾抗忠不回見義能勇此時蘇符劉一止並為舍人

未知何人所行也　詔英州覊管人傅雱許自便以雱建炎初首請出使故也雱坐孔彦舟故流竄者凡七年

乙酉左通直郎新監昭州鹽倉胡銓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宰相秦檜參知政事孫近言銓昨上書思慮有所不及言語過當不足深責兼書中專詆臣等若不陳乞稍加甄叙則是臣等身為輔弼區區與小官校曲直失大臣體故有是命

丙戌以金人來和大赦天下赦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

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炤所草也應河南新復路分見任文武官各安職守並不易置山寨土豪等優與推恩應陝西掌兵官昨緣撫御失宜致有離散非其本心今來既已歸還各仰安職應進士諸科曾因劉豫偽命得觧者並與理為舉數應新復州縣放免苗税三年差徭五年應兩淮荆襄川陝新舊宣撫使及三衙管軍並特取旨優異第賞統兵官等第推恩内

外諸軍並與犒設張邦昌劉豫僭號背國原其本心實非得已其子孫親屬並令依舊參注無官者仍許應舉軍興以來州縣失守投降之人不以存亡並與叙復子孫依無過人例靖康圍城僞命及因苗傅劉正彦名在罪籍見令拘管編置者並放逐便未經叙用者與牧叙紹興八年特奏名進士試入第五等人並特依下州文學恩例江浙諸路今年和預買紬絹每疋特免一貫文江西湖廣等路見有盜賊嘯聚去處並許自新前罪一

切不問日歷全不載此赦書條件今以紹興請和錄修入　端明殿學士提舉

臨安府洞霄宫徐俯上表賀曰禍福倚伏情偽多端恐

未盡於事幾當復勞於聖慮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表

曰救暫急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

然乎又曰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

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

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飛幕客左承務郎張節

夫之文也秦檜讀之大怒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時

兼知熙州其幕客擬為表以賀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容謝不及　責授祕書少監張浚在永州見議和詔書移書參知政事孫近大畧曰魯仲連不肯尊秦為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盖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況戎至讎深隙廼欲修好而偉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

浚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啓沃又以書抵參知政事李光論之 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為宣州觀察使副之許歲貢銀絹共五十萬匹兩此據明年五月丁酉詔書附入倫公佐及報謝使副韓肖胄錢愐各官其家二人賜裝錢有差王倫等與恩澤裝錢在是月庚寅

戊子上謂大臣曰祖宗陵寢久淪異域今故地既歸便

當遣宗室使相與近臣偕往修奉遂命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㒟與兵部侍郎張燾俱行先是秘書省正字范如圭轉對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相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悽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秦檜以如圭不先白己始怒之熊克小歷稱校書郎范如圭蓋悮如圭明年二月方遷校書士㒟等受命在庚寅克於丁亥書之亦誤

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上封事曰臣竊惟大金素行欺侮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

術中大概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今陛下果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乎臣知陛下知幾有不信也何以言之丙午之禍父兄母弟六宫九族咸被驅擄逮今十四年辱莫大焉使太上聖躬無恙隨所割地全而歸之十四年羈縻隔絶之恨念之猶且心折得梓宫猶不足為恩得土地顧何足以為恩乎況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別於大金有不戴天之讐方且許還河南之地許還梓宫許還淵聖六宫彼其計實老子所

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嚼齒而痛憤哉借使盡得所許彼何加損漢王語吕后曰使趙王有天下顧少乃女乎臣竊恐陛下天性孝弟方感其恩遂無赫怒整旅之志盖用心不剛則四肢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為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十有餘年寵將養兵殫財曲意之計一旦積於空虚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昔太祖皇帝之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鉉朝

於京師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
伐太祖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安知大金之計不出
於此乎豈吾太祖行之而陛下不悟者乎伏讀正月五
日赦文曰戢宇内之干戈又奉聖㫖不得詆斥大金如
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
縮手而不為用范增之語項王曰天下大定矣君王自
圖之可不鑒哉臣聞張良為漢王借前箸以籌撓楚權
之謀為漢王不能制項王死命遽欲效武王休馬息牛

具陳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審如詔
旨臣恐將士解體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
者然則計將安出或謂彼國新主厭兵乃有此議臣謂
使其果有厭兵之心正當乘其懈而擊之如其不然先
發制人後發制於人陛下必知所決擇矣臣聞陛下方
遣侍從宗臣祗謁宮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
之盜掘此正詩人彷徨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携幼
感泣而聽語者少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

其子也陛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歟還地之恩孰少孰多而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日樂生今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嚮為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河北之人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南夫封事當在今年二月壬儴張燾行之後今因降旨附見　南夫又為表賀曰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秦檜大惡之　宗正少卿馮檝權尚書禮部侍郎以國信計議之勞也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試宗正少卿

詔故追復宣州觀察使曲端貼還合得恩澤

己丑詔以黄金一千兩附北使張通古進納兩宫時通古興報謝使韓肖胄先行而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為紅巾俟通古過則刼之以壞和議肖胄至揚州世忠將郝抃密以告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胡紡紡白之肖胄故通古自真和由淮西以去世忠怒追抃欲殺之抃棄家依岳飛軍中世忠奏知鄂州范滐縱之滐坐奪官編管汀州仍命鄂州拘滐俟獲

朴訖赴貶所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世忠乞放范滐狀修入通古性聰敏秦檜以胡銓封事示之通古一覽即能誦

庚寅以金人歸河南地命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少師萬壽觀使榮國公劉光世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　楊武翊運功臣少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遷少師　少保淮西宣撫使張俊賜號安民靜難功臣遷少傅自劉光世以下其所領三鎮節鉞皆如舊用講和恩也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汪

伯彥復觀文殿學士　責授左朝奉大夫秘書少監永州居住張浚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浚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今日事之虛實姑置未論借令敵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

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敵聽其號令比肩遣使
接武求盟大小將帥孰不觧體陛下方將經理河南而
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盖自堯舜以來人
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外國可以削平
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
時楚懐王入覲於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為之痛
心由辯之不早也漢高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
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玆二事者足以為今之戒

矣臣日夜思念此國之大事也陛下宜深慮之熟謀之
令從約之早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說以答敵人之詭
秘措置失序臣不勝寒心輙不自量為陛下再計嗣令
以往使之還延生事姑緩一時謝絶使人可也明告以
利害詳諭以曲直可也萬一有如太公呂后之歸便當
博詢諸帥獎勵將士以圖恢復之實逼之以大勢使其
人心終至於乖離示之以威武使其内釁不能以遽息
國家猶可立也　左中大夫劉大中左通議大夫王庶

並復端明殿學士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新除左通直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為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以和議不合力辭新命章十上乃有是㫖焞五辭不拜　太府少卿林待聘守尚書右司員外郎　左朝請大夫施坰為太府少卿　静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知鼎州故事置四川都轉運使以掌軍儲而四路漕司各領經費都漕司盖不得與其後起復直秘閣髙士瑰為四川轉運判官乃以

糴軍糧爲詞請下四路漕司不拘司分名色盡行刻刷應副許之至是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如此是於歲約軍需之外暗侵諸路漕司歲計勢必及民凋瘵之餘何以堪此詔制置司措置成都記士瑰以二月初三日到任此時已畫旨而未行也

壬辰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保平静難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吴玠並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虞候保成軍節度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爲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飛以

議和非計累表辭所進官不從　太常少卿張絢直龍圖閣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絢不肯議敵使朝見禮儀以病告而有是命此以紹興正論修入　秘閣修撰知饒州曾統守太常少卿　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曾開知徽州

癸巳詔建皇太后宮室於大內以舊承慶院為之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江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解潛以論事不合求去罷為建寧軍承宣使福建

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明清揮麈後録云紹興壬戌罷三帥兵柄韓王世忠為樞密請馬帥解潛曰雖云講和敵性難測不若姑留大軍之半於江之北觀其釁公其為我草奏以陳此事解用其指為劄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會之語韓云何以不素告我而遽為是耶韓覺秦詞色有異倉卒皇恐即云世忠不識字此乃解潛為之使某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竟死嶺外張子韶云按潛以此年罷馬帥世忠時在淮東十一年四月乃罷三帥兵十四年三月潛坐鼎客責嶺外皆與此不合按七年十二月檜奏令世忠自楚州移屯鎮江世忠言敵情難測乞留此軍遮蔽江淮上從之時趙鼎當國明清誤記也熊克小歷載潛罷軍職在今年四月亦誤

起居舍人薛徽言卒徽言雅為趙鼎所知會秦檜於上前論和議事徽言直前引義固

争反復數刻遂中寒疾而卒上念之賜其家百縑

甲午金人所命知宿州趙榮以城來歸榮不俟割地首先納款由是金人怒之

乙未右廸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楊煒獻書於叅知政事李光論和議事大畧以謂屬者敵人求和乃遣招諭使至以無禮臣我舉國讙譁議論不一閤下白來造朝遽復合為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閤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貪諂取執政爾自靖康國破主上南狩

無厭之敵既襲廣陵又襲吴中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所幸神靈庇護社稷有主比年以來敵人知我不可以兵取也又恐我國勢或至於遂强也汲汲然萬里遣使見報以太上之喪以探朝廷意謂我若遣使而有請則唱為議和空我之國困我之師令復割之中原為一大餌以釣江南且向竭中原舉天下實一燕薊猶不三年而遂斃況今欲竭江南偏左一方求實中原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既不可賦所謂按月所支一切調度何

從出乎東南數十州所有幾何頻年以來換度牒鬻官爵出責户帖預借和買頭會箕斂衰世掊尅之法畧已盡行剥膚椎髓無所不至膏血無餘不知何從出乎加之供奉禮物動計百萬異時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欲是以江海實漏巵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敵人並無須求煒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鐘也哉倘或梓宫可還真偽未辨如為所欺彼且恃為大恩百索累至江南無立錐矣尚何有於中原哉自古連

和結好講鄰國之歡以求偃兵息民者固多有之若乃我小而彼大我弱而彼强我衰而彼盛乃欲請和以幸旦暮之存擒縱在彼是速滅亡而已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據諸國亦甞告和於本朝矣未甞不納之和也及其機可乘則命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其寄耳曽何害於和哉南唐李煜甞自貶尊稱降損省府取媚本朝以乞須臾之命然卒亦無效此蓋强弱盛衰之理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國家兵籍非不甚衆諸將

非不無人但當謹謀謨於帷幄收敵幣以賞將士期之歲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宮之不還太后淵聖之不歸乃求臣事於敵人豈不哀哉設若主上睿謀獨斷未悟敵機閣下固當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鼎鑊在前當無顧避此誠越國之男子也丞相秦公方且含垢忍耻專為誤國之謀傾心敵人猶盧杞以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盛美稱禄山非煒疎遠之言能入也參政孫公煒之男子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之令日之可任

春秋之責者惟閤下耳願閤下盡發敵人之詐歷告吾君罷絕使命收還金幣正天子之尊號薄敵人之聘禮飭諸將之兵備揚問罪之先聲傳檄中原各保境土人自為戰以待王師一切改轍而圖之如閤下姑欲愛惜名位隨羣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敵必可信和必可講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寘以典憲煒所不辭書凡數千言其大畧如此煒山陰人也

丙申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銍特遷一官銍以

國朝建隆至元符信史屢更書多重複乃以七朝國史自帝紀志傳外益以宰執宗室世表公卿百官年表常同為中執法言於朝詔鋋奉祠中視史官之秩尚方給劄奏御至是鋋以元祐八年補錄及七朝史上之故有是命然鋋所修未及半也其後為秦檜所沮不克成

是日金右副元帥瀋王宗弼始以割地詔下宿州金主亶詔河南吏民畧曰頃立齊豫以守南夏累年於兹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

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為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令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心無忘吾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輙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無貽悔吝

此書紹興講和録有之畧載其語以見金人亦知天意人心之所在也

又命官吏軍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行臺尚書省榜會驗近準尚書省降到契丹字詔書令翻寫抄白在前兼會到朝廷已遣人使於江南撫諭去

訖及省會職官百姓軍民事件若是守等江南人使前来交割封界方行曉示實慮至時難以陳告須合預先開示一應據見在河南諸職官中已據人數外其餘職官百姓使効軍民等至有不同元係河南人如願歸山東河北者並聽仍仰所在官司各具所就事宜先次告陳須至指揮右下宿州可照驗即日詔書内事理宜就便開坐指揮所轄處分明曉諭大小職官軍民僧道耆老別令一一仔細省會各不離本鄉及父母邱墳依舊安業住坐永致義信實為大事不得致違誤錯失付宿州准此天眷二年正月十五日金中雜書云逵蘭元帥同四太子提重兵來廢劉豫未敢明言割地事尚稱欲自有之任張孝純為行臺丞相放赦寛恤以皷惑聾盲先次計置般運帑藏盡數過河次遣張通古蕭哲來皆是元議定事初約俟蕭張奉使回見得可否方於河南出示割界文字忽於今年正月間陜西帥司申報夏國大軍壓境并竊封夏國榜来時四太子方在東京慮腹

背受敵變於失措大急先發割界文字前往陝西方解其事此事它書皆無之疑與李世輔相關姑附此俟考

丁酉手詔淵聖皇帝宮殿令臨安府計度修建時胡寅丁父喪居衡州以書抵張浚曰聞敵人果欲以河南地授我則應接當謹始十餘年間凡有詔令必以恢復中原為言所以係百姓心也今乃於臨安增修母后淵聖宮殿是不為北遷之計也然則居杭者乃實情而恢復者乃空言耳一未是也既下赦令免三年租稅五年徭役軍兵依元來營分招收不知何處運物支給及官吏

所請應有從出若取於民則赦令所言是因新附之民也不取於民何以給之二未是也中原之地一是敵人强暴所向憑陵二是世間人不知有三綱動則投拜甚則僭叛號令之初要當申明大義以示勸戒而張楚劉齊並以本非獲已處之自今而後誰不利此三未是也不知公以為何如寅此書必在二月己後今因降旨建淵聖宮殿附書之 太常少卿曾統為殿中侍御史 詔發運經制司去發運二字以戶部長貳一員兼領初叅知政事李光請罷發運

司事下三省事見去年十二月辛未　至是三省請别置副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廵按諸路以檢察内外官司失陷錢物舉催未到綱運措置糴買及總領常平為職　左宣教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黄鍰罷鍰范冲所引也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劾諸路監司守貳之不職者九人論鍰反覆姦佞苛刻擾民故並罷　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趙鼒引富弼王安石例再乞納節不許

戊戌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為東京留守

兼權開封尹　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醴泉觀郭仲荀為太尉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　召汴京行臺尚書左丞相張孝純赴行在所孝純自慙乃白右副元帥濬王宗弼以儀同三司致仕歸徐州滕縣熊克小歷云孝純致仕而卒按十一年宗弼所上書云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則孝純未死也　尚書戶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湖荆浙閩廣路經制使　司農少卿霍蠡直徽猷閣權發遣經制判官　徽猷閣待制江淮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知鎮江府　右諫議大夫李誼

言丙戌赦書一切甄叙恐忠邪不分功罪不別臣謂左右賣國虧損名教之人宜不在甄收之列其餘名存白簡重者未及二年輕者未及半年並未許收叙詔令三省銓量取旨

己亥少師護國鎮安保静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為陜西宣撫使熊克小歷書胡世将除陜西宣撫副使按諸書世将除川陜宣撫在今年九月六日癸未保平静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川陜宣撫副使吴玠為四川宣撫使内陜西路階成等州聽

玠節制如舊命内侍賫告以賜上因光世除命諭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臣專在拊循遺民勸課農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虚内以事外也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丙戌赦書劉大中王庶並復職大中之罪在不孝庶之罪在欺君落職未及一月例蒙甄叙盖朝廷不肯任怨耳臣在言責亦復避之則凡賞刑失當誰為陛下言哉秦檜進呈二人之命遂寢趙甡之遺史云秦檜令言者論庶大中之罪遂再奪職　東京留守充

交割地界等使王倫副使藍公佐辭行　秘書省正字汪應辰上䟽言和議既諧則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既息則上下相蒙之可畏臣聞前日王倫之行未嘗一詣敵庭此必有深謀至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於我哉臣又聞敵之遷而圵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雞豚狗彘靡有遺者豈是能有愛於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効順之本意哉敵使既去所宜深詔執事交修庶政申戒邊吏以敵人雖

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厚賚士卒褒寵諸帥以為息兵休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時大則竄逐小則罷黜雖舉世非之而不顧至有以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於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其非乎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淺謀

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也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為讐人役哉

辛丑詔故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内侍省副都知藍安石已贈保寧軍節度使可特與賜謚於是禮官定謚曰良恪渡江後宦者之有謚蓋自此始

癸卯四川宣撫司統制官王俊張從儀田晟以修興元

府洋州堤堰溉田增税各遷一官仍賜宣撫使吳玠詔

書奬諭

丙午徽宗皇帝大祥上衰服詣几筵殿易白羅袍行祭

奠之禮前後不視事十日宰臣率百官進名奉慰　監

察御史江西宣諭李寀言盜賊未息其弊有五一曰盜

賊招安之後不離鄉土良民畏懼未嘗易業二曰賊徒

受招初無悛改隨復作過比所捕賊徒腰間已有受招

安公據至五六道者三曰縣官蔽縱不以實聞四曰税

户交通茍免禍害五曰公吏受賂多從脫免五弊不去盜賊無時而息乞下帥臣監司守令協心施行從之

庚戌尚書户部侍郎李彌遜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彌遜再章求去乃有是命　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河南初復江上未可撤屯望密諭三京帥臣凡東南逃歸軍校毋得接納庶幾長江守備不至寡少詔密付諸帥

是月名建康府晉司空卞壼廟曰忠烈　偽熙河經畧使慕容洧叛洧在熙河十餘年驍勇得衆屢為邊患及

金人歸陜西地涓慨然曰吾何面目見朝廷棄熈河去居西夏青唐兩界之間有衆數千涓又寇環州經畧使趙彬追及與戰涇原經畧使張中彦率兵援之涓敗走其衆多降　初偽齊知同州李世輔既奔夏州其家悉為金人所害夏國主乾順偽降制書以李世輔為静難軍承宣使鄜延岐雍等路經畧安撫使時夏國承宣使除書如朝廷之内制而御史中丞知制誥亦皆繫階三省自令僕以下多闕而不除書名者十才一二而已偽制

今在利州大軍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五金人地名考證

達賚原書作撻辣誤改見卷一